



最美人间灯火

■张灵英

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”元宵盛景里，最美是灯火。

小时候过春节，我们在除夕夜和正月初一的狂欢过后总是意犹未尽，翘首以盼元宵节快到。因为农历正月十五有张灯之俗，可以玩灯笼、闹元宵，掀起新一轮幸福快乐的浪潮。

今年此时，有孩子的家庭都会提前给孩子准备灯笼。我们老家还有个习俗，出嫁的女儿元宵节可以带上孩子回娘家，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六在娘家住上三天，娘家会给出孙、外甥准备灯笼。那时的灯笼都是手工制作，竹篾扎制、

彩纸裱糊，设计、搭架、蒙纸、贴画，是一种融绘画、剪纸为一体的综合艺术。那几日许多家长都成了能工巧匠，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手工才艺，扎出的灯笼既逼真又漂亮、既生动又形象。灯笼扎好的那一刻，小院里到处是欢声笑语。孩子们如获至宝，对手里的灯笼爱不释手。

自正月十四开始连续三个晚上，早早吃过晚饭，待夜幕降临，大人便领着孩子来到街上。孩子手里提着心爱的灯笼，这里聚一群，那里聚一群。大人们或对灯笼细细点评，或唠一些过年趣事。孩子们你瞧瞧我的灯笼、我瞅瞅你

的灯笼，相互观赏比较——你的鲤鱼灯栩栩如生，我的兔子灯玲珑可爱；你的荷花灯优雅美丽，我的飞机灯简单大气……

夜深了，大家却不知疲倦，直到灯笼里的蜡烛几经更换燃尽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后来，灯笼由手工制作换成了机器制作，灯笼里的蜡烛也都换成了电灯，城市的公园和街道举办着大小灯展。我也随着年岁的增长了解了不少元宵节的相关知识，知道了灯会的起源、发展和传承，对这个节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元宵节那晚，无论是明月高悬还是瑞雪飘洒，我都会呼朋唤友前去赏

灯。样式各异的花灯装点着喧闹的街巷，五彩斑斓的灯光映射出喜庆的色彩。

再后来，过年前大街小巷就挂满了小巧玲珑的彩色灯饰，夜晚灯火璀璨，节日气息浓郁。人们在灯海人流中穿梭，赏灯猜谜、拍照留影，用心感受元宵节的温馨快乐，也极力品味古人笔下的元宵诗情。现在，现代化意味的灯笼琳琅满目，纯手工制作的灯笼几近绝迹。每年元宵节，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元宵夜满街的纯手工灯笼，那些美丽的灯笼珍藏了我们的童真和快乐。

挑灯笼的时候要把蜡烛固定好，不能来回晃动。如果哪位大人说你的灯笼底座上有泥巴或者鸡粪，千万不要相信并翻过来看，要不然纸灯笼会被烛火点燃，瞬间化作一团火焰，惹来大家的阵阵笑声。

在灯光和月色的映照下常常听到锣鼓锵锵，那是正在进行舞狮、舞龙等民俗表演，为元宵节增添欢快热闹的气氛。笑声、闹声像沸腾的烟花，点亮了小村的夜空，驱散了正月夜晚凛冽的寒意。孩子们满街疯跑，夜深了还不愿归家。

倘若下点儿小雪，更为节日披上了盛装。“雪打灯，好收成。”那一盏盏闪烁的花灯寄托了人们对丰收时节的美好憧憬，勾勒出乡村节日生活的绚丽画卷。

岁月柔软，回眸情深。记忆里亲切的乡邻、喧闹的街巷、璀璨的花灯、欢快的锣鼓，汇成一条诗意缱绻的小河，在故乡的诗韵里流动，在童年的时光里荡漾。

挚爱 亲情

后备厢里的亲情

■高亚梅

当春节的鞭炮声渐渐远去，返程的时刻悄然来临。每一个回乡过节的城里人都要面对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——后备厢被塞得满满当当。

站在车旁，看着父母、亲人忙碌的身影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自家喂养的土鸡毛色光亮，是儿时记忆中熟悉的味道；堆积如山的各种土特产来自家乡的土地，带着泥土的芬芳。父母一定要我带上老家种的青菜。他们笑着说：“不用到市场买了，家里种的青菜绿色健康，吃着放心。”

在年味尚未散尽的日子里，后备厢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被赋予了特殊意义。后备厢不仅仅是食物的堆积，还是情感的汇聚。父母的叮嘱、亲人的祝福，都随着这些物品被一同装进了后备厢。每一样東西，都带着家人的牵挂。

返程的路上，车子好像也变得格外沉重，不是因为后备厢里的物品，而是因为那份无法言说的感动。车窗外，家乡的景色渐渐远去，但后备厢里的关爱愈发浓烈。

记得小时候，过年是一场盛大的狂欢——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吃年夜饭，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欢乐。如今随着时光流逝，过年更多的是团聚、一种亲情的回归。而后备厢，则成为这份亲情的延续。它见证了儿女的成长，见证了家人的老去，见证了流年的变迁。

后备厢里的年味儿不只是食物的味道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。游子无论走得多远、在外打拼得多么艰辛，只要想到后备厢里那一份份沉甸甸的爱，就有了无穷力量。新的一年已经开始，我带着父母的叮嘱、亲人的祝福再次踏上征程。前方的道路或许会有坎坷，但我知道，身后永远有家人的支持与鼓励。

站在车旁，看着父母、亲人忙碌的身影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自家喂养的土鸡毛色光亮，是儿时记忆中熟悉的味道；堆积如山的各种土特产来自家乡的土地，带着泥土的芬芳。父母一定要我带上老家种的青菜。他们笑着说：“不用到市场买了，家里种的青菜绿色健康，吃着放心。”

在年味尚未散尽的日子里，后备厢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被赋予了特殊意义。后备厢不仅仅是食物的堆积，还是情感的汇聚。父母的叮嘱、亲人的祝福，都随着这些物品被一同装进了后备厢。每一样東西，都带着家人的牵挂。

返程的路上，车子好像也变得格外沉重，不是因为后备厢里的物品，而是因为那份无法言说的感动。车窗外，家乡的景色渐渐远去，但后备厢里的关爱愈发浓烈。

记得小时候，过年是一场盛大的狂欢——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吃年夜饭，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欢乐。如今随着时光流逝，过年更多的是团聚、一种亲情的回归。而后备厢，则成为这份亲情的延续。它见证了儿女的成长，见证了家人的老去，见证了流年的变迁。

油馍

■张会霞

一直喜欢吃新炸的油馍，黄澄澄的，圆圆滚滚的形状，散溢着浓浓的油花菜花香味。轻轻咬上一口，外焦里软，顿时口齿生香，享尽了舌尖上的幸福。

小时候逢年过节走亲戚都要挎一篮子油馍，用白色的馏布盖上。春节是较为盛大的节日，油馍篮儿里装满油馍，再提上几斤油炸糖果子；端午节油馍篮儿里放些自家炸的糖糕、自家包的粽子；中秋节油馍篮儿里放些月饼。那时候闺女走娘家大都带这些礼物。一旦谁家新添个小闺女，村里人都会说，谁家添了个“油馍篮儿”。

小时候过春节，感觉很是隆重。那时打工潮还未兴起，一进入腊月，大人们就开始盘算着哪天蒸馍、哪天杀猪、哪天剁饺子馅、哪天写春联、哪天炒花生、哪天炸油馍……炸油馍炸得好的人不多，因为掌握不住和面时面粉、食盐、泡打粉、小苏打和水温的比例，炸出的油馍要么过咸，要么跟棍儿一样干瘪。所以要想找一个炸油馍的好手就得排号。我父亲炸一手好油馍，左邻右舍都会找我父亲帮忙，不识字的母亲就会热心地叫上正在上小学的我拿笔记好：1号赖孩子，2号胖婶子，3号杨狗娃，4号二大娘，5号毛样嫂子，6号臭孩子……俺家的年年都排在最后了。排到哪家时哪家就拎着面粉、提着油罐、拿着泡打粉、小苏打和食盐，抱着劈柴来我家大铁锅前炸油馍。

父亲熟练地用手掂掂面，然后胸有成竹地先在大瓦盆里依次倒入些泡打粉、小苏打、食盐和适量的温水，双手在盆里搅拌一阵儿，随后倒入面粉，揉搓、揉搓、再揉搓……直至面团软硬适中，最后放置盆里盖上湿笼布开始醒面。大约过了30分钟，父亲先把醒好的面团放置在案板上，切出一段长，团圆再压平，然后用小

擀杖擀成约五厘米厚薄的长方形面片，接着拿刀切出均匀的面坯儿，两手再从碗里蘸一下油，“啪啦啪”地拍到每个面坯儿上，最后拿起一个面坯儿叠放到另一个面坯儿上，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，再扭麻花似的把两个面坯儿扭在一起放进油锅里，那一个纠结着的面坯儿在高温的淬炼中一会儿就鼓起来了。在筷子的翻动下，缠在一起的面坯儿在油锅里翻滚却分离。不一会儿，那一对对焦黄焦黄的油馍就出锅了……

小时候的我爱说爱笑，婶子、大娘们都很喜欢我，谁家的油馍炸出来都会叫我先尝，临时走还非再抓一把油馍放我家堂屋的馍筐里。或许也是为了感谢父亲的一番忙碌吧。那时家家户户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，对此母亲总觉得不好意思，说乡里乡亲的都不容易，谁不帮谁啊！还得走亲戚用哩。然后就一遍又一遍地催我们这些小孩子去睡觉，免得再馋人家刚出锅的热油馍。

农历大年初二是闺女回娘家的日子。母亲挎一个竹篮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满油馍，用一个白色大馏布盖上，两边下拉，在篮子底部交叉系住四个角，以防油馍掉出来；然后再提上几斤果子，用架子车拉上梳洗打扮好的我们姊妹五个，浩浩荡荡地去八里之外的姥姥家走亲戚。我十岁时，家里有了第一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，我还够不着自行车把，侧着身、掏着腿，带着母亲装好的油馍篮儿，骑着车去姥姥家走亲戚。后来，我结婚成家了，骑着摩托车载着母亲去看望年迈的姥姥，只是带的礼物已不是油馍篮儿和果子了，而是双汇火腿肠和北京方便面；再后来，我买了汽车，初二再回娘家，带的是赵合盈牛肉、三剑客牛奶。可是，已经没了姥姥，也没了母亲……



闹花灯（农民画）
谷红霞作

志愿者之歌

■姚伟立

身着红色马甲，怀揣炽热激情
在城市的每个角落
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

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
是他们的座右铭
背景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不同
不一样的奉献同样闪耀着汗水的晶莹

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
洒在大街小巷
弯腰拾起垃圾，规整乱停的单车
让我们的城市瞬间增添了活力与洁净

他们走进社区

向孤寡老人倾注着关爱与温情
让孤寂的心不再落寞
在学校附近的路口
也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
护佑上学放学的孩童

灾难面前，他们义无反顾
用双手传递着希望
用爱心抚慰受伤的心灵

他们是志愿者
是夜空里闪烁的繁星
他们用行动演绎大爱
用汗水诠释着雨过天晴
宛如高亢的赞歌
在繁华喧闹的人间
吟唱出荡气回肠的豪情

如果思念有声音

■潇潇

如果思念有声音，
那一定似清晨的落雪，
漫漫而又肆意；
如果思念有声音，
那一定似正午的阳光，
暖暖而又热烈；

如果思念有声音，
那一定似深夜的风声，
低沉而又疯狂。
见与不见，你一直在；
念与不念，你从未离开。
悠悠我心，情意绵绵；
愿你安好，不负遇见。



本版组稿：孙建磊 陈思盈